

百家文库

记录古往今来世间百态 |  
彰显中华大地万象更新

鲁迅  
《野草》解读

LuXun YeCao JieDu

魏洪丘  
著

百家文库



散文诗集《野草》，人称“鲁迅的哲学”

本书着眼于“解读”，从教学角度出发，对《野草》的作品作思想艺术之阐释与审美鉴赏，努力把握与探讨《野草》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 鲁迅《野草》解读

LuXun YeCao JieDu

魏洪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野草》解读 / 魏洪丘著. --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068-7161-7

I. ①鲁… II. ①魏… III. ①《野草》—诗歌研究

IV. ①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1752 号

---

鲁迅《野草》解读

魏洪丘 著

---

责任编辑 毕 磊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字 数 182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7161-7

定 价 78.00 元

---

# 目 录

---

## CONTENTS

题辞 .....	1
秋夜 .....	7
影的告别 .....	16
求乞者 .....	23
我的失恋 .....	30
复仇 .....	36
复仇（其二） .....	42
希望 .....	49
雪 .....	58
风筝 .....	64
好的故事 .....	71
过客 .....	77
死火 .....	88
狗的驳诘 .....	95
失掉的好地狱 .....	100
墓碣文 .....	107

颓败线的颤动 .....	112
立论 .....	120
死后 .....	126
这样的战士 .....	135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	141
腊叶 .....	148
淡淡的血痕中 .....	154
一觉 .....	160
 附 录.....	216
论《野草》之梦境的幻觉型创造 .....	168
《复仇》：复仇话语的内在构成 .....	175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滥觞 .....	182
鲁迅与中国儿童文学传统 .....	192
鲁迅小说的叙述观点 .....	199
简论鲁迅关于动物题材的小说 .....	209
 后 记.....	216

## 题 辞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刈割，直至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既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鲁迅记于广州之白云楼上。

## 解读

《野草》的23篇散文诗，作于1924年9月到1926年4月。

从创作道路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正是鲁迅的思想发展的急剧变化时期。面对社会斗争的深入和复杂化，原先持进化论的他，一时无法理解现实的突变：“《新青年》的团体解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阵营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而陷入了苦闷、彷徨的矛盾之中。他称自己“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就如他在《题〈彷徨〉》诗中所写：“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作为苦闷彷徨时期的产物的《野草》，正突出地反映了鲁迅这时的思想状况：抑郁、苦闷，进行深刻的反思、反省，艰苦的探索、追求。交织在其中的是战斗与颓丧、希望与绝望。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革命先驱者的战士的一贯作风——坚强不屈的英勇抗战，战斗追求的牺牲精神，也可以看到作为生活中一位活生生的血肉构成的普通人的七情六欲——爱与恨、充实与空虚、坚定与彷徨、热烈与冷峻、顽强与凄怆、欢快与悲凉……

和鲁迅自己的其他体裁的文学创作相比，《野草》更倾注于自我解剖——内省式的感情真实流露，因此，它更显露出鲁迅的本来面目：他是一个生活中的平凡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超凡脱俗的先知先觉者。《题辞》则正是《野草》的总体概括，是鲁迅人生态度的总体表白，也是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情感的总体再现。

“野草”本身的含义是广泛的，它既是散文诗作品的象征，也是鲁

迅人格的象征。作为思想家的鲁迅，思想深处有着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自小他就憎恶历来被视为“正统”的一切，他热衷于民间的野史、野书，喜欢有别于礼教常俗的异端邪说，取自己的作品名为“野草”，也就不足为怪了。加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本质，决定了野草的地位卑微而生命力旺盛，更是鲁迅所赞扬的。他在《题辞》中写道：“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因此，他大声疾呼：“我自爱我的野草。”

爱野草，以野草自喻，作用于社会，比拟成“生命的泥委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是鲁迅的自谦之词。《野草》的篇什篇幅短小，外形与野草极似，然其意蕴深远，远非野草所比，鲁迅自称是“罪过”，表现出极严厉的自责精神，反省精神。

可是，正是这野草，它在鲁迅的笔下又成了“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这让我们从野草的遭际中悟出鲁迅和他的作品的遭遇。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鲁迅常常“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自嘲》），四处“碰壁”，被人“党同伐异”，在女师大风潮、“整理国故”和“甲寅派”事件中均如此，教育部佥事职也被无理撤销。尤其是“3·18”惨案后，他遭受军阀政府的通缉，被迫南迁避难。就像鲁迅为《而已集》写的“题辞”中所说：“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野草的“遭践踏”“遭删刈”，可以说是鲁迅自我的形象化的写照。

在《题辞》中，贯穿全作的是鲁迅的历史观。原先笃信“进化论”思想的他，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写在〈坟〉后面》中就写道：“一切事物，在转变中，也总是有多少中间物的。……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也就是说新的事物必然战胜旧的事物，而新的事物自身又将被更新的事物所替代。相对前一个时期的事物来说，这一事物是新的，是充满生命力的，而相对它以后的事物来说，它又是旧的，终将被淘汰，所唾弃的。鲁迅不仅是这样地看待周围的事物，也是这

样地看待自身。他的信念是：只要历史在发展，在前进，一切旧的事物的消亡，包括自身的消亡，也是令人振奋和欣慰的。因此，在《题辞》的一开始，他便写道：“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他认定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中间物只有求于充实而非空虚，踏踏实实地作出自己的应有努力和贡献。即便是野草，也能朽腐变肥料，滋润他物。只是对于自己的所为，以进化发展的中间物的角度来看，鲁迅谦虚地深感自己的力量有限、成就不足。他称自己沉默着的时候还“觉得充实”，而开口时则“感到空虚”。即沉默时想有所作为，心中觉得充实，而面对复杂的社会，“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三闲集·怎么写》）

虽然如此，鲁迅还是坚定地充当野草，即使被践踏，遭删刈，直到死亡和朽腐；或者被地火、熔岩焚烧，他都“坦然”“欣然”“大笑”和“歌唱”。直到世界“无可朽腐”，——没有可以朽腐的东西，即光明的未来。

鲁迅创作《野草》时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是令他感到“寂静”并杂入了“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的黑暗。因此，他以“静穆”二字来讽刺象征：“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从“3·18”惨案、“五卅”惨案，到写这篇题辞的前几天的“4·12”反革命政变，反动统治者用屠刀大肆屠杀人民，而“屠伯们逍遥复逍遥”（《而已集·题辞》），鲁迅怎能大笑而且歌唱？敌人不仅用钢刀杀人，而且用软刀——封建迷信和旧的传统习俗毒害人，鲁迅早就把“批判国民性”视为自己的重任。他深为愚昧落后的民众所痛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天地即不如此静穆”，鲁迅“或者也将不能”大笑而且歌唱。他只能用自己的笔献上这一丛野草。他多么希望社会来一个彻底的改变。

他不希望文学创作成为粉饰太平的社会点缀物，更对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升平歌舞嗤之以鼻，因而他写道：“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他憎恨那肮脏龌龊的“地面”——即社会的黑暗现实，也不愿自己的作品被人利用，作为装饰点缀的“小摆设”。

他坚信地下有“地火”“熔岩”——革命力量的象征。有朝一日，“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他深信野草式的小事物也好，乔木式的大事物也好，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它们终将只是一瞬。他只希望历史发展的新的时期到来——“火速到来”。在历史发展的时代更迭中，“野草”“乔木”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才是鲁迅所希望的。在革命的烈火中，旧世界的一切都被焚毁，连同“野草”和“乔木”。在那崭新世界里，再也没有可以朽腐的东西存在，这也正是鲁迅的理想。虽然自己及自己的文学创作也连同历史一样，成为了过去，但鲁迅却仍觉得“坦然”而“欣然”，并将“大笑”而“歌唱”。这段文字鲜明地表现了鲁迅的渴望战斗，勇于牺牲的不断追求的精神。

鲁迅这时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赞美野草，称颂野草的顽强生命力和生存努力，为野草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抱不平；而另一方面他又把野草视为地面“作装饰”的物品。这里所指的野草显然与他所赞颂的野草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鲁迅所深恶痛疾的东西。这野草并非鲁迅所钟爱的，因为被“地面”用来作装饰物的草应该只是一片绿茵，为“地面”增添色彩，从而更受到人们的培植。一方面，鲁迅把自己的这一组散文诗称为野草，视为“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的证物，可另一方面又盼望着它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并称：如果没有死亡与朽腐，那就等于“先前未曾生存”，那更其不幸！他大声疾呼：“去罢，野草，连着我的题辞！”这实际是鲁迅对自己及作品的深刻反省，对历史发展艰苦探索的积极结果。这也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亲身感受的“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的激烈搏斗所致。

在《题辞》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他对“暗”“死”“过去”有着痛苦的压抑感，有着前途未明的忧郁，但他始终向往着“明”“生”“未来”。

《题辞》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是《野草》的总概括，而且在艺术特点上也是《野草》的总体现。鲁迅在文中采用的主要是象征、隐指的方法，其中的野草、乔木、地火、熔岩、地面、天地，乃至露、水、陈死人、践踏、删刈、死亡、朽腐等，都是形象化的象征物，它们的隐指义造成了一种意象的朦胧、含蓄，显现出一种朦胧美。由于鲁迅当时思想上的矛盾所致，文中的同一象征物（如野草），往往表现为不同意象的矛盾对立、交错，造成意义理解上的晦涩（如遭践踏、删刈的野草又被地面用作装饰），这也是《野草》中散文诗常常表现的一个共同特点。

作为一种崭新的文体，鲁迅运用了不同于散文的诗的语言，它精炼、短促、抑扬顿挫，而且多用复叠句式，造成反复吟唱，意蕴深远，既有美的形象，又有美的音乐性，给人以深刻的艺术感染。

## 秋夜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奇怪的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眺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

我不知道那些花草真叫什么名字，人们叫他们什么名字。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她于是一笑，虽然颜色冻得红惨惨地，仍然瑟缩着。

枣树，他们简直落尽了叶子。先前，还有一两个孩子来打他们别人打剩的枣子，现在是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他简直落尽叶子，单剩干子，然而脱了当初满树是果实和叶子时候的弧形，欠伸得很舒服。但是，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而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睐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

月亮窘得发白。

鬼睐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而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地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

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

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不多久，几个进来了，许是从窗纸的破孔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而且我以为这火是真的。两三个却休息在灯的纸罩上喘气。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

猩红的栀子开花时，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青葱地弯成弧形了……。我又听到夜半的笑声；我赶紧砍断我的心绪，看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我打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 解读

《秋夜》作于1924年9月15日，发表于同年12月1日的《语丝》周刊第3期。这一时期，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向低谷，封建军阀势力猖

狂肆虐，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在鲁迅的周围，鲁迅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其间最突出的事件就是女师大风潮。《秋夜》是女师大风潮初期所写。

1924年，原女师大校长许寿裳去职，由杨荫榆继任。这个段祺瑞政府的爪牙在学校中推行的是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她以“整饬学纪”为名，对学生横加镇压，被鲁迅愤怒地斥之为“寡妇主义”。他沉痛地指出“看看学生们，就象一群童养媳”，“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命运”（《华盖集·“碰壁之后”》）。杨荫榆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师生员工的不满和反抗，但杨荫榆依仗封建军阀的势力为所欲为。1924年4月28日，女师大的15名教员联名宣布辞职，不少正直的老师也洁身引退。8月13日，鲁迅为了声援他们，也将聘书寄还女师大校方，宣布辞职。事隔月余后，女师大风潮愈演愈烈，鲁迅如是作《秋夜》。

《秋夜》所描绘的深秋之夜肃杀阴冷的夜景，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形象化的写照。作者是借自然之物寓藏社会之深意，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见解与认识，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在《秋夜》里，作者向我们描绘了“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以“生平没有见过”和“奇怪而高”来形容这夜的天空，足见当时军阀统治的黑暗是超乎历史的空前的。统治者们“仿佛要离开人间”即高高地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意为高不可攀，无法反抗。正是这“奇怪而高的天空”——“然而现在却非常之蓝，闪闪地映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他的口角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而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作者在这里借指的乃是封建军阀及其爪牙一时的猖獗，自以为得意，变本加厉，为所欲为的暴行。从自然景物写实的角度看，秋高、星冷、霜繁，确实是深秋的特点，而从社会寓意的角度看，它们正形象地描摹出封建军阀的丑态与恶行。

和这奇怪而高的天空相匹配的，是作品中描绘的，在枣树的直刺之下显的不安的天空底下，“哇的一声，夜游的恶鸟飞过了”。这些仗着月黑风高的夜空包庇的夜游神们，为着黑暗的终将灭亡，正哀哀地唱着挽歌，追悼着没落的情绪，他们面对抗争者们的抗争，正作着最后的挣扎。

面对这样恶劣惨冷的环境，鲁迅要歌颂的正是那以枣树为代表的反抗者。《秋夜》起始，作者便将焦点集中在枣树身上：“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不同写两株，而是先写一株，再写另一株，它让我们深深地体味着作者的用意。沈尹默有散文诗《月夜》，意境与此极为相似，其诗写道：“霜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诗作鲜明地表现了个性独立，不依附于人的思想人格。鲁迅在这里先写一株，同样具备了个性独立，不依附于人的品格，而再写另一株枣树，就形成了并不孤立的两个个性解放意志的复加。它既无单写一株树的孤寂，又有着合写两株树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作者对枣树是备加赞赏的，他写道：那枣树“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的鬼睐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枣树的直立挺拔，刚直不阿，已经不仅是枣树的自然形态了。它已被鲜明地赋予了人格的力量，是反抗的象征，枣树当是鲁迅在社会生活中所见到的不屈的反抗者的象征，如革命前驱，进步人士、工人、学生等。

然而现实生活中也不仅仅只有枣树，那些遍地的不知道名字的花草倒是更为常见。鲁迅择其一者写道：“我记得有一种开过极细小的粉红花，现在还开着，但是更极细小了。她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梦见春的到来，梦见秋的到来，梦见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秋虽然来，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蝴蝶乱飞，蜜蜂都唱起春词来了。”尽管现实依然寒冷，她的颜色也冻得红惨惨

地，还在瑟缩地发抖，她还是笑了。与枣树不同的是，没能够与奇怪而高的天空对抗，而是做着春天的梦。她盼的是春暖花开，盼的是蝶飞蜂舞，虽然置身于寒冷肃杀的深秋，但她相信：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的还是春。小红花是弱者的象征，她梦中的“瘦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也是弱者的行为，——弱者的无助的同情。与枣树相比，她更具广泛性，是当时现实社会中多数人的典型。鲁迅从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中看到了中华民族必须自强自立的根本，但他并不主张“弱肉强食”，这是鲁迅区别于其他进化论者的地方。他同情弱小，希望弱者与强者同样发展，同样壮大，由弱到强。因此，他主张扶助弱小，弱小者应该正视自己被压迫奴役的地位和命运，进行必要的抗争。他对那些处于悲惨境遇中的弱小者是抱“哀其不幸”态度的，可是不幸者的不争却又是他感到愤怒和痛惜的——“怒其不争”。小红花形象正饱含着鲁迅的这种深切的感情，“冻得红惨惨的，仍然瑟缩着”让人同情、可怜，但她的梦“冬虽然来，而此后接着还是春”，却是鲁迅所批评的。他借枣树的口语指出：“小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而“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小红花盼的春，仅是生命之一环节、自然的一阶段，光恋春望春，忽略秋不正视秋，不设法御寒，则终将被寒秋严冬所肃杀。

作者所赞扬的是比小红花还要小得多的小青虫，虽然也处深秋暗夜，但他们却努力地追求着光明，——“从窗纸的破孔进来……，又在玻璃的灯罩上撞得丁丁地响”，以至于“一个从上面撞进去了，他于是遇到火”，为光明献身。与小红花相比，鲁迅用了充满情感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由衷的赞叹之情：“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的可爱、可怜。”他除了描写小青虫的无畏地扑火之外，还以新换的雪白的透出波纹并在一角画出一枝猩红色栀子的灯罩，作为喘气的小青虫的陪衬，给人以一种美的意境。文章的结尾，作者写自己“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

苍翠精致的英雄们”，这“敬奠”和“英雄”二词，使小青虫的形象余韵悠长。

和以上这些基本精神相联系的，是鲁迅自己当时思想上的苦闷、彷徨、孤寂、颓唐。这在文章里也有很明显的流露。最突出的是枣树。虽然不屈、反抗，但它的不屈反抗是悲壮的：枣子被打尽“一个也不剩了”，“连叶子也落尽了”，还有着被打枣的竿梢所造成的“皮伤”。而且，在后园的墙外，也只仅有这“两株”。这犹如战场上身经百战却伤痕累累的战士，不是气壮山河的大冲锋，也不是坚如磐石的固守，倒像是经过短兵相接的肉搏后的战场残局，受伤的勇士孤寂地面对着残忍的一切。即使是两株，在广袤的天地间，也显得有些零落。还如小红花的“惨惨地”面对春后还是秋，小青虫追求光明扑入灯火中的悲壮。夜空中，只有夜游的恶鸟在自在地飞翔，发出“哇”的一声。社会的恶环境在作者的心中带来的悲凉由此可见一斑。

因为是散文诗，作者采用的隐喻、象征的手法，造成了一种意象的朦胧。而这种朦胧的本身即表现为暗示和意义的不确定性。看来像什么，但并不一定就是什么，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可以对作品作出不同的解释。只要准确把握作者作文时的思想感情，结合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经历，即不违逆历史事实，又不妄加毫无根据的评判，就不会牵强附会，失之偏颇，《秋夜》也不例外。

文章中的种种意象，可以说都蕴含着作者的良苦用心，应该都是当时社会现实中某些人和现象的对应物，都能分析其清晰的象征意义，但既为象征，也就朦胧，又不能一一对应去寻找其明晰的象征物，否则便破坏了散文诗的意境。例如，文章中在描绘奇怪而高的天空的同时，还描述了月亮。这里的月亮显然也是枣树的直刺对象。枣树不但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睐眼”，也“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以至于“鬼睐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而月亮则也“暗暗地躲